

卷第一百一十 報應九（觀音經）

竇傳 周璫 竺法義 王珉妻 竺長舒 潘道秀 樂荀 張崇 釋開達 竺法純 釋道泰 郭宣 呂竦 徐榮 劉度 南宮子
 救 徐義 畢覽 釋法智 孫道德 張興 曇無竭 車母 釋曇穎 邢懷明 王球

竇傳

晉竇傳者，河內人。永和中，並州刺史高昌、冀州刺史呂護各權部曲，相與不和。傳為昌所用，作官長。護遣騎抄擊，為所俘執，同伴六七人，共係一獄，鎖械甚嚴，剋日當殺之。沙門支遁山時在護營中，先與傳相識，聞其執厄，（「厄」原作「尼」。據明抄本、許本改。）山至獄所候視之，隔戶共語。傳謂山曰：「今困厄，命在漏刻，何方得相救？」山曰：「若能至心歸請，必有感應。」傳先亦頗聞觀世音，及得山語，遂專心屬念，晝夜三日，至誠自歸。觀其鎖械，如覺緩解，有異於常。聊試推蕩，摧然離體，傳乃復致心曰：「今蒙哀祐，已令桎梏自解，而同伴尚多，無心獨去，觀世音神力普濟，當令俱免。」言畢，復牽挽餘人，皆以次解脫，若有割剔之者。遂開戶走出，於警徼之間，莫有覺者，便逾城逕去。行四五里，天明，不敢復進，共逃隱一林中。須臾，護覺失囚，人馬絡繹，四出尋捕，焚草踐林，無不遍至。唯傳所隱一畝許地，終無至者，遂得免還。鄉里敬信異常，咸信奉佛法，遁山後過江，為謝居士敷具說其事焉。（出《真傳拾遺》。明抄本作出《冥祥記》）

周璫

晉周璫，會稽剡人也，家世奉法。璫年十六。便蔬食誦經，正月長齋竟，延僧設八關齋，及請其師竺佛密、支法階，佛密令持小品，齋轉讀。三日僧赴齋，忘持小品。至中食畢，欲讀經，方憶，甚惆悵。璫家在坂怡村，去寺三十里，無人遣取。至人定燒香畢，本家恨不得經，密益踟躕。有頃，聞叩門者，言送小品經。璫愕然心喜，開門，見一少年，著單衣夾，先所不識，又非時人，疑其神異，便長跪受經。要使前坐，年少不肯進，曰：「斯夜當來聽經。」比出不復見，香氣滿宅，既而視之，乃是密經也，道俗驚喜。密經先在廚中，緘鑰甚謹，還視其鑰，儼然如故。於是村中十餘家，咸皆奉佛。璫遂出家，字曇嶷，諷誦眾經二十萬言。（出《冥祥記》）

竺法義

晉興寧中，沙門竺法義，山居好善，住在始寧保山。後得病積時，攻治備至，而了不損，日就綿篤。遂不復自治，唯歸誠觀世音，如此數日。晝眠，夢見一道人來候其病，因為治之，剝出腸胃，湔洗臟腑，見有結聚不淨物甚多。洗濯畢，還納之，語義曰：「汝病已除。」夢覺，眾患豁然，尋得復常業。故其經云：「或現沙門梵志之象。」意者義公夢其是乎！義以太原七年亡，宋尚書令傅亮撰其事跡。亮自云：「其先君與義游，義每說其事，輒凜然增肅焉。」（出《述異記》。《法苑珠林》十七、九五兩引作出《冥祥記》）

王珉妻

晉瑯琊王珉，其妻無子，嘗祈觀世音雲乞兒。珉後路行，逢一胡僧，意甚悅之。僧曰：「我死，當為君作子。」少時道人果亡，而珉妻有孕，及生能語，即解西域十六國梵音，大聰明，有器度，即晉尚書王洪明身也。故小名阿練，敘前生時，事事有驗。（出《辨證論》）

竺長舒

晉有竺長舒者，本天竺人，專心誦觀音經為業。後居吳中，於邑內遭火，屋宇連棟，薨簷相繼，火至（「火至」二字原本無，據明抄本補。）皆焚。長舒家正住下，分意燒燬，一心念觀世音。欲至舒家，風回火滅，合縣驚異之。時有惡少，誣其靈應，到後夜風急，少年以火投屋，四投皆滅。少年嗟感，至明，乃叩頭首過。舒云：「我無神力，常以誦觀世音為業，每有事，恒得脫免。」（出《辨正論》）

潘道秀

潘道秀，吳郡人，年二十餘，嘗隨軍北征。既而軍小失利，秀竄逸被掠，經數處作奴，俘虜異域，欲歸無因。少信佛法，恒至心念觀世音，每夢寐，輒見像，後既南奔，迷不知道，於窮山中，忽睹真形，如今行像，因作禮怡然。不覺安行，乃得還路，遂歸本土。後精進彌篤。（出《冥祥記》）

樂荀

晉樂荀，不知何許人也。少奉法，嘗作富平令。先從徵盧循，值小失利，船舫遭火垂盡，賊亦交逼，正在中江，風浪駭目，荀恐怖分盡，尤念觀世音。俄見江中有一人，挺然孤立，腰與水齊。荀心知唵經有感，便投水就之，體既浮湧，腳似履地，俄而天軍遣船迎接敗者，於是遂得濟。（出《冥祥記》）

張崇

晉張崇者，京兆杜陵人也。年少奉法，太元中，苻堅既敗，長安百姓千有餘家，南走歸晉，為鎮戎所拘，謂為游寇。崇與同等五人，手足桎械置坑中，埋築（「築」原作「禁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至腰，各相去二十步，明日將馳馬射之。崇慮望窮盡，唯潔心念觀世音。夜中械忽自破，因得脫走，路經一寺，乃復稱觀世音名，至心禮拜。以一石置前，發誓願云：「今欲過江東，訴辭晉帝，理此冤魂，救其妻息，心願獲果，此石當分為二。」崇拜，石即破焉。崇至京師，發白虎樽，具列冤狀，帝乃加宥。已為人所略賣者，皆贖為編戶。智生道人目所親見其事者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釋開達

晉沙門釋開達，隆安二年，登隴彩甘草，為羗所執。時年大饑，羗胡相啖，乃置達柵中，將食之。先在柵中十有餘人，羗日夕烹菹，唯達尚存。自達被執，便潛誦觀世音經，不懈於心。及明日，當見啖，其晨始曙，忽有大虎，遙逼群羗，奮怒號吼，羗各駭怖迸走，虎乃前噬柵木，得成小缺，可容人過，已而徐去。達初見虎噬柵，謂必見害。柵既穿不入，心疑具異，請是觀世音力，計諸羗未及，便即穿柵逃走，夜行晝伏，遂得免脫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竺法純

晉沙門竺法純，山陰顯義寺主也。元興中，起寺買材，路經湖道，材主是婦人，與同船俱行。既入湖，日暮暴風，波浪如山，船小水入，又與婦人俱行，命在瞬息，乃一心誦觀世音經。時既入夜，行旅已絕，俄有大船流至，純即乘度之，而此小船應時淪沒。大舟隨波鼓蕩，俄得達岸也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釋道泰

晉沙門釋道泰，常山衡唐精舍僧。義熙中，嘗夢人云：「君命當終六七。」泰年至四十二，遇篤疾，慮必不濟，悉以衣鉢之資，厚為福施。又歸誠念誦觀世音，晝夜四日，勤心不替。時所坐床前垂帷，忽於帷下見人跨戶而入，足趺金色，光明照屋。泰乃攀帷遽視，奄然而滅。驚欣交萃，因大流汗，胸體即輕，所患平差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郭宣

晉義熙十一年，太原郭宣、蜀郡文處茂，先與梁州刺史楊收敬為友。收敬有罪下獄，宣與處茂同被桎梏，念觀世音。十日後，夜夢一菩薩慰諭之，告以大命無憂。俄而鎖械自脫，及曉還著，如是復解，二人遂發願：若得免罪，各出錢十萬上明西寺作功德。少日俱免，宣依願送錢向寺，處茂違誓不送。及盧循舉兵，茂於香浦為流失所中，未死之間曰：「我有大罪。」語訖而死。（出《辨正論》）

呂竦

晉呂竦字茂高，兗州人也。寓居始豐縣，其南溪，流急岸峭，回曲如縈，又多巨石，白日行者，尤懷危懼。竦自說：其父嘗行溪中，去家十餘里，日向暮，大風雨，晦暝如漆，不復知東西，自分覆溺，唯歸心觀世音，且誦且念。須臾，有火光來岸，如人捉炬者，照見溪中了了，徑得歸家。火常在前後，去船十餘步。竦後與郗嘉賓周旋，郗所傳說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徐榮

晉有徐榮者，瑯琊人也。嘗至東陽，還經定山，舟人不慣，誤墮洄洑中，垂欲沉沒，榮無復計，唯至心呼觀世音名。須臾間，如有數十人齊力引舡者，踴出洄洑中，沿江而下。日已暮，天大昏暗，風雨甚駛，不知所向，而湧浪轉盛，榮誦經不輟，忽望見山頭有火燄赫奕，回舟趨之，徑得達岸，既至，即不復見。明旦，問浦中人：「昨夜山上是何火？」眾愕然曰：「風雨如此，豈有火耶？」乃知佛力冥祐矣。榮後為會稽府督護，謝敷嘗聞榮說。時與榮同船者沙門支道蘊，謹篤士也，亦具其事，為傅亮言之，與榮所說同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劉度

劉度，平原聊城人也。鄉里千餘家，並奉大法，造立形像，供養僧尼。值虜主木末之時，此縣常有逋逃。木大怒，欲盡滅一城，眾皆凶懼，分必殄盡。度乃虔誠率眾，歸命觀世音。頃之，木見物從空下，繞其屋柱，驚視，乃觀世音經。木大歡喜，因省刑戮，於是此城即得免害。（出《冥祥記》）

南宮子敖

南宮子敖，始平人也。戊新平城，為獬狝虜兒長樂公所破，合城數千人皆被誅害。子敖雖分必死，而猶至心念觀世音。既而次至子敖，群刃交下，或高或僻，持刀之人忽疲懈，四支不隨，爾時長樂公親自臨刑，驚問之。子敖聊爾答云：「能作馬鞍。」乃令原釋。子敖亦不知所以作此言時。後遂得遁逸，乃造一觀音小像，貯以香函，行則頂戴。（出《冥祥記》）

徐義

苻秦徐義，高陸人，為尚書，少奉佛法。時兵革蠱起，賊獲義，將加害，乃埋其兩足，編發於樹。至夜，義專念觀世音，有頃，忽夢人謂之曰：「今事亟矣，何暇眠乎！」義便驚起，見防守者，並疲而寢，乃試自奮動，手發既解，足亦得脫，而遁百餘步，隱草中，便聞追者交馳，乘炬無見者。迨明賊散，義歸投鄴寺，遂得免焉。（出《冥祥記》）

畢覽

苻秦畢覽，東平人，少奉法，隨慕容垂北征，沒虜，單馬逃竄。虜騎追將及，覽至心誦念觀世音，既得免脫。入山，迷惑失道，又專心持念。中夜見一道人，法服持錫，示以途徑，安然至家。（出《冥祥記》）

釋法智

沙門釋法智，為白衣時，嘗獨行至大澤中。忽遇猛火，四方俱起，走路已絕，便至心禮誦觀世音。俄而火過，一澤之草，無有遺莖者，唯法智所容身處不燒，始乃敬奉大法。後為姚興將，從徵索虜，軍退失馬，落在圍裡，乃隱溝邊叢棘中，得蔽頭，復念觀世音，心甚勤至。隔溝人遙喚後軍，指令殺之，而軍過搜覓，輒無見者，遂得免。後徑出家。（出《冥祥記》）

孫道德

宋孫道德，益州人也。奉道祭酒，年過五十，未有子息，居近精舍。景平中，沙門謂道德曰：「必願有兒，當至心禮誦觀世音經，此可冀也。」德遂罷不事道，丹心投誠，歸誦觀世音。少日之中，而有夢應，婦即有孕，產男。（出《冥祥記》）

張興

宋張興，新興人，頗信佛法，常從沙門僧融、曇翼時受八戒。元嘉初，興嘗為劫賊所引，逃避。妻係獄，掠笞積日。時縣失火，出囚路側，會融、翼同行，偶經囚邊，妻驚呼：「閻梨何不賜救？」融曰：「貧道力弱，不能救如何？唯宜勸念觀世音，庶獲免耳。」妻便晝夜祈念，經十日許，夜夢一沙門以足躡之曰：「咄咄，可起。」妻即驚起，鉗鎖桎梏俱解，然閉戶警防，無由得出，慮有覺者，乃卻自械。又夢向者沙門曰：「戶已開矣。」妻覺而馳出，守備俱寢，安步而逸。暗行數里，卒值一人，妻懼蹙地，已而相訊，乃其夫也。相見悲喜，夜投僧翼，翼匿之，獲免焉。（出《冥祥記》）

曇無竭

宋元嘉初，有黃龍沙門曇無竭者，誦觀世音經，淨修苦行。與徒屬二十五人，往尋佛國，備經艱險。既達天竺舍衛，路逢山象一羣，竭齋經誦念，稱名「歸命」。有獅子從林中出，象驚奔走，後有野牛一羣，嗚吼而來，將欲加害。竭又如初歸命，有大鷲飛來，牛便驚散，遂得免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車母

車母者，遭宋廬陵王青泥之難，為虜所得。在賊營中。其母先來奉佛，即然七燈於佛前，夜精心念觀世音。願得脫。如是經

年，其子忽叛還，七日七夜獨行，自南走，常值天陰，不知東西，遙見有七段火光，望火而走，似村欲投，終不可至。如是七夕，不覺到家，見其母猶在佛前伏地，又見七燈，因乃發悟。母子共談，知是佛力，自後懇禱，專行慈悲。（出《宣驗記》）

釋曇穎

宋長乾寺有釋曇穎，會稽人，少出家，謹於戒行，誦經十餘萬言，止長乾寺。善巧宣唱，天然獨絕。穎常患癩疾，積治不除。房內恒供養一觀世音像，晨夕禮拜，求差此疾。異時，忽見一蛇，緣壁上屋。須臾，有一鼠子，從屋墜地，涎液沐身，狀如已死。穎候以活，即取竹刮除涎液，又聞蛇所吞鼠，能療瘡疾，即取涎以傅癩上。所傳既遍，鼠亦還活。信宿之間，瘡疾頓盡，方悟蛇之與鼠，皆是祈請所致。於是王所重，名播遐邇，後卒所在，年八十一。（出《高僧傳》）

邢懷明

宋邢懷明，河間人，為大將軍參軍。嘗隨南郡太守朱循之北伐，同見陷沒，伺候間隙，俱遁南歸。夜行晝伏，三日，猶懼追捕，乃遣人前覘虜候，數日不還。一夕，將雨陰暗，所遣人將曉忽至，乃驚曰：「向遙見火光甚明，故來投之，那得至而反暗。」循等驚愕。懷明先奉法，自出征，恒頂戴觀世音經，誦讀不廢。夕亦暗誦，咸疑是經神力，遂得脫免。居於京師，忽有沙門詣懷明云：「貧道見此巷中及君家有血氣，宜移避。」語畢去。懷明追而目之，出門便不見，意甚惡之。經二旬，鄰人張景秀，傷父及殺妻，懷明以為血氣之徵，庶得無事。時與劉斌、劉敬文同在一巷，其年並以劉湛之黨，被誅夷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王球

宋王球字叔達，太原人，為涪陵太守。以元嘉元年，於郡失守，係在刑獄，防鎖堅固。球先精進，用心尤至。獄中百餘人，並多饑餓，球每食，皆分施之，日自持齋，至心念觀世音。夜夢升高座，見一沙門，以一卷經與之，題名《光明按行品》。並諸菩薩名。球得而披讀，忘第一菩薩名，第二觀音，第三大勢至。又見一車輪，沙門曰：「此五道門也。」既覺，鎖皆斷脫。球心知神力，彌增專志，因自釘治其鎖。經三日而被原宥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